## 戒毒

沈岳钦尚未回过神来，便觉得喉头一紧，安昀已经一把扣住了他的咽喉，五指的力道在瞬间收紧，毒辣狠绝不留一丝余地，沈岳钦几乎立即便因大脑缺氧而眼前骤黑耳畔嗡鸣。

似乎并没有真相要他命的意图，扣在咽喉上的手指微微松开了些，力道犹如被精确掐算过一般，仅容沈岳钦呼吸空气，却仍旧气闷窒阻没有半点可能挣脱的余地。

无法大口呼吸，却终于还是缓过劲来，大脑从骤然的空茫状态回归神志，那扣在脖颈处的冰凉手指的触感便异常清晰起来，感觉到自己被压迫的颈动脉在对方指腹下突突的跳动，不知为何，沈岳钦竟突然出奇的平静下来。他转眼去看此刻正单膝压在自己身上的人，那双浸在水泽中的眼睛通红得犹如要滴出血来，由于毒品的作用而焦距显得有些涣散，但那眼神却是狠戾冰冷得足以刺透骨髓。

这样的眼神沈岳钦曾见到过，就在他第一次亲眼看到安昀在自己面前杀人之后，他毫不怀疑那就是极地银狐的眼神，此刻自己面对的男人已经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安老师，而是传说中令人闻风丧胆的黑道传奇，或者说，那个温和的男人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他，一直都是极地银狐。沈岳钦艰难的苦笑了一下，他同样不会怀疑，如果不是毒瘾发作消耗了这个男人的体力和心智，他一定会真的扭断自己的脖子。

“把药给我。”安昀的声音嘶哑得仿佛磨过沙砾，急促不稳的气息和身体颤抖连带出的断音让他的声音听来显得支离破粹，然而那种似乎是长进骨子里的冰冷狠戾却是盖也盖不住，一旦杀气满溢就连周遭的空气都变得稀薄凝滞。

“……我不会给你的……”沈岳钦艰难的从剧痛的喉咙里挤出几个字，声音喑哑得几乎难以辨识。

然而就是这几个字几乎立即引爆了安昀濒临崩毁的理智，他瞬间大力扣着沈岳钦的脖颈将他拽离地面，然后毫无停顿的再猛然贯到地上。剧烈的撞击和窒息几乎让沈岳钦当场晕厥，他用仅存的一点意识模糊的想着，原来这就是极地银狐，果然狠辣决绝尤胜自己，即使已经脱离了暗界生活十年之久，那种已经渗透进骨髓里的东西果然还是洗不掉的。

“我说了把药给我！”安昀几乎是暴吼出声，他死死的扼着沈岳钦的咽喉，浑身肌肉紧绷到痉挛，原本线条优美的脖颈上青筋迸现。

他或许还尚存意识，但所有的理智都濒临崩塌，毒瘾的强大是连他都没有料到的，那种犹如被千万只虫蚁啃噬骨髓的痛苦让他几乎已经意识不到自己还是个活人，他的一切行为只能依靠本能，而这种本能激发出的就是毁天灭地的杀意，他早就不认识眼前的男人是谁，他甚至无法辨识自己身边的是一个人类。

安昀的眼睛已经红得不似人类，眼中骤然迸现的血光让一直没有明显反抗的沈岳钦心中徒然一凛，在男人痛下杀手前一秒，调动起全身的力气骤然出手，一拳打向男人腹部。安昀虽然早已经神志迷乱，但是常年练就的身体本能仍让他在瞬间侧身闪躲，也就是这一闪，使得手上的力道骤减，沈岳钦迅速抓住机会挣脱出来。

沈岳钦这一拳几乎动用了全部积蓄的力量，可谓殊死一搏的一击，速度和力量都非常人能够抵御，再加上安昀此时神志不清，行动力较以前迟缓太多，所以即使他出于本能已经在第一时间闪身躲避，但还是被击中腹部，虽然角度和力道已经被抵消不少，但由于那一拳原本的杀伤力太大，安昀还是被掀翻在地。腹部剧烈的绞痛让他胃部痉挛欲呕，他双手颤抖着撑住地面，手指因身体的剧痛而无意识的抠紧，指甲被坚硬的地面翻撬起来，血肉模糊，他却毫无自知。

沈岳钦迅速爬起身，一手捂着剧痛的喉部，一边剧烈的喘息，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虽然之前的缺氧使得沈岳钦的大脑仍旧混沌，太阳穴胀痛着突突直跳，但他的视线从始至终都未曾从安昀的身上移开半分，看到男人满手鲜血，他只觉得咽喉似乎猛然间便疼痛难忍。

虽然安昀暂时丧失了行动力，但沈岳钦不敢有丝毫松懈，他警惕的盯着眼前跪在地上的男人，正想着是否上前将对方控制住，却突然觉得眼前一花，接着一道黑影已经猝不及防的压到自己眼前！等沈岳钦醒过神来，他已经被突然暴起的安昀撞到墙角，猛烈的撞击几乎让他当场呕血，而焦距再次对准和自己近在咫尺的男人的脸时，那张俊朗温和的脸孔此时已经扭曲到近乎狰狞。

“你他妈的把药给我！”男人歇斯底里的吼叫着，声音嘶哑癫狂又痛苦万分，他几乎是崩溃的嘶吼，泪水犹如决堤一般从眼眶中涌落，“把药给我！或者你一枪崩了我！”

沈岳钦觉得自己也要疯了，心脏就像被一只冷酷的铁爪狠狠揪着，他几乎喘不上气来。他不知道那一拳是怎么挥出去的，当他意识归位的时候，安昀已经跌倒在三步远的地上，他已经再无力气支撑身体，只能瘫伏在地上，浑身不受控制的剧烈抽搐。

“安昀！”沈岳钦几乎是扑到安昀身边，连声音都发颤。

沈岳钦使劲用手去扳安昀的肩膀，却被他仿佛用尽全身力量一样抵触着，正要再用力的时候，男人突然发力一把推开他的身体，力道之大几乎让他跌坐在地。等沈岳钦再抬头看过去的时候，就发现安昀正倚在墙角剧烈的呕吐，一边抽搐着一边呕吐，吐得撕心裂肺，却几乎什么也吐不出来。唾液没有办法吞咽便不受控制的流满了衣领，汹涌的泪水模糊了一张惨白的脸。

沈岳钦怔住了，连手指都动弹不得，他就那么定定的看着男人，似乎离他很远很远。

这时候，一直痉挛呕吐着的男人突然回过头看向沈岳钦，那张脸上是他从未见过的绝望和哀求，他甚至连想不不敢想过，那样的表情竟然会出现在这个男人的脸上。

瘫软的仰躺在地上，尚自滚烫的肌肤赤裸着贴在地砖上，任冰冷的地面冷却着炙热的身体，安昀喘息着，太阳穴突突的疼，身体更是想被碾压过一样疼痛，而那种仿佛连神经都被凌迟的痛楚似乎还停留在感觉中枢。他觉得自己浑身的力气都流失到了身体之外，似乎连神志也一通都被抽离。也不知道是毒瘾发作时的难耐，还是疯狂的情事过后的余韵，总之身体中就是有某种悸动搅得他浑身没有一处舒坦。

额前的碎发都被汗水浸湿了，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这时候半湿不干的，绷在脸上十分难受，安昀皱了皱眉，有气无力的抬手胡乱地抹了一把脸，然后便任由那只胳膊无力地砸在地上，似乎也觉不出疼来。

好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安昀突兀的嗤笑起来，但似乎是身体太过虚弱了，就那么笑了一下也让他一时间上气不接下气，甚至好像还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着了。

沈岳钦不解的转过头，讶异的看着身边那个苍白狼狈的男人。说实话，他还没来得及去设想，这个强势恨绝的男人在被自己那样对待之后，清醒过来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其实不仅仅是对安昀，就是对他沈岳钦自己，不久前发生的一切都太出乎意料了，对谁来说都措手不及。

沈少爷也没想过自己竟然真的就那么把人给办了，在这种狼狈的情况下，这简直是将最糟糕的时间、地点和场景都凑合齐全了，即使人物是对的，但似乎结局也只能是一团糟。但是再回过头想想，当时的那种情形之下，他也真的是被气极了，简直连杀人的心都有了，只不过为什么都那样了还能提起兴致来，沈少爷也深感神奇，最后也只能叹息一声，估计这就是真爱了吧……

所以，当沈岳钦看到眼前这诡异的一幕的时候，他才后知后觉的考虑起事情的严重性，眼前这男人可不是好惹的普通角色，他要发起狠来，人谁也招架不住。可就在沈少爷还在一边自我忐忑的时候，就听到男人堪称气若游丝的哼笑了一声。

“呵，”安昀斜着眼睛睨着自己刚才抹过脸的手，那手掌心里还蹭着没干透的眼泪鼻涕混合物，实在不甚美观，“就我他妈现在这副尊容，真亏得沈少爷你竟然还能下得了嘴，呵呵，”喘息着运了口气，也不知道是累的还是气的，停顿了几秒才倒过一口气来，再开口道：“我安昀这辈子少有佩服的人，你沈岳钦算是一个。”

“安爷您抬爱了，沈某受宠若惊。”不知为何，听着安昀冷淡嘲讽的话语，沈岳钦一颗悬着的心倒是放了下来，这时候才有功夫和心情去仔细看看身边的男人。

安昀一双眼睛半睁不闭的，似乎很疲倦的样子，因为流了不少眼泪的缘故，眼睛微微浮肿着，再配上那糊了一脸又被胡乱抹了一把的眼泪和鼻涕混合物，此刻面前的这张“尊容”确实称得上惊天地而泣鬼神了。沈少爷不动声色的暗自咽了口唾沫，心底里也不得不将自己佩服了个五体投地，但是就那样一张稀里哗啦的面孔，他看着看着竟也有些移不开视线了。

那双半眯着的眼睛，看不出神情，显出颓然和疲惫来，但不知为何，却总让人觉出那么点慵懒和睥睨的味道来，仿佛哪怕是到了如今这般狼狈不堪的境地，那人依旧一派淡漠随性，似乎还是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真是个天生的混蛋，沈岳钦在心里恨恨的骂了一句，转而嘴角带笑的欺近了安昀，似乎无所顾忌的一把将人揽进了怀里，凑到耳边故意暧昧的说道：“不过话说回来，就安爷您现在的这幅德行，估摸着这普天之下还真也就只有我还能下得了口了，所以……”沈岳钦故意拖长了声音，暧昧的热流喷洒在安昀耳畔，他有些不舒服的偏了偏头，但可能是实在没有力气，到底没有挣开，就听那把低沉磁性的声音继续说道：“安爷您就将就着使吧……”话音没落，炙热的吻便压在了安昀微张着喘气的嘴唇上。

## 情惑

沈岳钦走进房间的时候，就看到安昀坐在桌旁，脑袋微微歪着看向窗外，桌上放着一杯他每天都要服的药，也就是极微量的类毒，用以帮助他在戒毒后期选序渐进的彻底摆脱毒瘾。其实也是一种类似心理暗示的疗法，事实上在两周之前沈岳钦就已经不再往杯子里加药了，也就是说其实安昀已经喝了两周凉白开而不自知。

窗前的男人正在发呆，右手有一下没一下的在杯子的口沿上摩挲，却并没有要喝的意思。

“怎么，今天的药还没吃吗？”沈岳钦不自觉的勾唇笑笑。

听到声音回过头来，安昀似乎反应了一下，才慢慢浮起一个浅淡的笑意，“其实我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这段时间感觉已经没怎么发作了。”

“你是隐于冰雪的白狐，狡猾狠辣让人生畏……”沈岳钦低头轻嗅着安昀柔软的头发，嘴里含糊着说着，声音低沉沙哑。

“哦？”安昀微一挑眉，嘴角也轻轻一勾，“那你是什么，老虎？狮子？”

“呵呵，”沈岳钦低低的笑起来，声音充满了蛊惑的意味，“我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它们再凶猛也逮不到狡猾的狐狸，有再尖利的獠牙再强悍的力量也无济于事，我是猎人，最精明强悍的猎人，而且最熟悉狐狸的习性，所以，你这只小狐狸早晚会被我捕入网中。”

安昀没说话，只抬头看向沈岳钦，脸上没什么表情，但那双深沉如凝墨的眼睛却叫沈岳钦看得心头一颤，他几乎是不受控制的低下头，凑近男人柔软的嘴唇，“你或许不知道，那倒霉催的猎人可是爱煞了这只狡猾的狐狸。”

被温柔的吻住的安昀并没有抗拒，但也没有回应，他只是垂下眼睛，任由沈岳钦迷醉的亲吻自己，男人的亲吻也并不深入，只是在表面轻柔的磨蹭舔舐，仿佛在品尝什么稀世奇珍的美味。

看着沈岳钦微微闭着的眼睛，轻颤的睫毛，安昀突然觉得心里莫名的一动，他从来不是个喜欢压抑自己的人，无论做任何事都只凭自己喜欢，就算是这十年来的克制生活也是仅凭他的一厢执念。所以在心动的下一秒他便微微张开了嘴，将沈岳钦火热的舌迎了进来，随即不算热情的开始回应。

虽然男人的回应并不热烈，但沈岳钦明显一震，下一秒便如同狂风暴雨般开始攻城略地，似乎要将满腹的激情和压抑已久的欲念统统宣泄。

安昀被吻得几乎喘不上气来，他的映像中几乎从来没有过这样激烈的接吻，从前的那些女人不可能像这样强势的吻他，而即便是为数不多的几次跟小男生的关系里，也没有谁可能像这样吻他，他从来都是主导的那个强势的那个，无论男女，有谁敢这样不顾一切般的亲吻他，就算是严欣，也从来没有过……

安昀突然便觉得有一阵迷茫，这种被疯狂需要同时又被小心翼翼的疼惜着的感觉让他一时之间无所适从，大脑也近乎停止了运转。他向来是个身随心动的人，只要一切尚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从不压抑自己的冲动。于是他双手攀上男人旷阔有力的背，同时激烈的回吻过去，凶悍的试图抢占主动地位，而紧紧抱着他的男人也不甘示弱，以更凶猛的攻势回应，两个人就犹如两只狂烈的雄兽，相互纠缠着撕咬着，似乎要将对方融入自己的血骨。

……

云消雨散，安昀感觉像是脱了层皮，从来没有哪次性爱能够让他像此刻这样精疲力尽，腰已经酸痛得没有知觉了，下体的某处更是疼痛难忍，不由得又让他想起之前被俘时的惨痛经历。虽然那一次纯属施虐，相比之下这次的受伤情况可谓轻得多，但是惨烈程度却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现在几乎是精神萎顿，浑身酸痛连根指头也动不了。心下便不由暗惊，这男人的疯狂程度真是较自己当年也不逞多让，甚至更甚，而对此自己真是有些吃不消了，难道真是老了？……

太过疯狂的纵欲之后，沈岳钦其实也没好到哪去，此时也是精疲力尽，但终归比起安昀这承受的一方还是要好很多，他挪过去，将安昀瘫软的身体轻柔的搂进怀里，男人软绵绵的一动也不想动，任由他摆弄，显得异常温顺。

沈岳钦勾勾嘴角，温顺？这个词永远也不可能适用在这个男人身上，想起他被毒瘾折磨时被自己强迫侵犯的第一次，浑身痉挛瘫软无力反抗，但是那骇人的气势仍让自己心有余悸。而像此刻这样全身放松的偎靠在自己怀里，简直是过去难以想象的事。

两个男人全身赤裸，汗津津的依偎在一起，画面却是异常的和谐，两人都没有说话，安昀闭着眼睛似乎在养神。过了好一阵，消息的差不多了，沈岳钦才抱着安昀到浴室清洗，安昀本意没打算让人抱着，但是既然抱了也便由他去了，毕竟精神恢复了些，身上还是很酸痛乏力，有人伺候并不是什么坏事。

“我想，我恐怕在十几年前看到你的第一眼就被你吸引了吧，”沈岳钦埋首在安昀颈间，声音似乎又有些情动，“那时候我估计就在想，这狐狸的皮毛可真是漂亮，要是能拥有就太好了。”

“哦？”安昀挑眉，漫不经心的道：“这么说你是想扒了我的皮？”

“呵呵，这主意不错，”沈岳钦轻笑，“但是这种血腥的方法太不适合你了，所以我又想了想，最合适的还是把你圈在身边，这样一来，就可以随时随地抚摸到你美丽的毛皮了。”说着，温暖干燥的大手便在安昀紧实精壮的腰间摩挲起来，手下的肌肤柔韧细腻，仿佛有吸力一般让沈岳钦爱不释手。

“呵，呵呵……”安昀似乎觉得很好笑，低低的笑起来。

“你笑什么？”沈岳钦不满的捏了一把男人紧窄的腰。

“呵呵……你，你碰到我的痒痒肉了，呵呵呵……”安昀似乎还是止不住的低笑。

“嗯？”沈岳钦一愣，随机表情暧昧的凑近了怀里人的耳畔，轻呵出一口热气，低低的说道：“早上也没发现你的身体那么敏感啊……”

安昀扭头瞥了沈岳钦一眼，唇角一勾，挑眉道：“我的身体是不是敏感，这要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技术如何。”

“哦？”沈岳钦亦挑眉，道：“这么说来，我还真是很有必要再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技术到底如何了。”说着便翻身将男人压在身下，低头便吻住了那两片柔软甜美的唇瓣。

……

完事之后沈岳钦非要让安昀躺在自己身上，由于体力消耗过大，安昀躺在沈岳钦怀里昏昏欲睡，而沈岳钦一手搂着男人精瘦的腰，一手在男人下身作怪，像把玩什么精致名贵的物件一样将安昀的下身握在手中，也不套弄或者揉捏，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轻柔摩挲。那处因为刚经历完性事而又湿又暖，软塌塌的伏在温热的手心里，被很有分寸的玩弄，倒是刚好不至于再被引起兴致，又不失舒服。

本身那里被掌握在另一个人手里绝对不是件令人舒心的事，尤其像安昀这样的人，但此时浑身乏力疲软，实在懒得挣动，而且那男人手里又极是小心妥帖，感觉上倒也没不舒服，安昀便也就由着他去了。

安昀一直没觉得和这个男人之间有任何特别亲密的关系，即使已经有过不止一次肉体关系，但这在他的观念里向来占不了什么分量，男人兴起而为，在确保安全和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他从来乐于放纵身体的欲望。因为没有心情没有需要，所以其实这十年来的禁欲生活并不像他人想得那么难熬，他只是不想，而并非克制，就像这时候，也只不过是他认为是时候再找些乐子了。

即使没觉得和沈岳钦之间关系新密，安昀也丝毫不会觉得在对方面前裸裎相见或是让对方把玩自己的私处有什么可害羞的，本身就是欢爱对象，只看他乐不乐意，他若是乐意，就是让他裸体对着薛毅也没什么，这方面他不嗜欲，但也不穷讲究。只是他也不免有些奇怪，自己竟然能这么放心的把自己的要害放在另一个男人手里，还觉得挺安心，没什么紧张不适。他试想了一下，若是换做其他任何一个人，哪怕是自己当初过命的兄弟，他也不保证会否留下对方那只手，就算是严欣，除了做的时候抚弄那处，平静的时候也是从来不轻易碰触的，更遑论握在手里把玩。

这么想着，安昀就觉得心里有些怪怪的，又说不太清楚是个什么感觉，正要出言让人放手，就听到身后的男人低哑性感的声音。

“果然是只漂亮的狐狸，连这里也那么漂亮，无乱是形状还是大小都那么诱人，只是我真没想到，”沈岳钦笑道：“它的颜色竟然还这么鲜嫩，真让人怀疑，你以前真的像薛毅口中说的那样疯玩吗？这漂亮的家伙，到底用过几次啊？”说完还在那漂亮的家伙上轻轻弹了一下。

安昀猝不及防的轻哼了一声，随即不满的微蹙了眉，下一秒，他已经从沈岳钦手里脱出，翻身反压在对方身上，“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样，这家伙到底用过几次，改天让你好好见识一下啊？”说完便利落的翻身下床，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他才被狠狠蹂躏过。

安昀弯腰拾起地上的浴衣，随意的往身上一套，头也不回的往门外走去，就在快到门口的时候，就听到身后的男人很清晰的说了一声“好啊”，似乎带着笑意，却又莫名叫人感觉到认真。安昀几不可察的顿了一下，开门走出了房间。

沈岳钦一直到男人的背影消失在门后，都一直没有移开自己的视线，好看的唇角一直带着笑意。

## 束缚

“沈岳钦，你他妈想干什么？放开我！”这样激动暴躁的安昀，几乎让沈岳钦看到了二十年前那个狂放不羁的少年，那是个自己不曾参与的年代，是这个男人生命中最鲜活的时代，他曾不止一次试图想象那个时候的安昀是什么样子，试图通过薛毅的描述勾画出那个时候安昀的音容笑貌，但是没有一次像此刻这般鲜活。不是自己第一次见到隐狐时候的狡黠莫测，不是再相见时安老师的沉稳温和，也不是第一次袒露身份时的冰冷淡漠。这个样子的安昀是沈岳钦从未见过的，放肆、不羁，有着毫不掩饰的狂放，和最真的性情。

沈岳钦觉得自己也为这样的安昀着迷，似乎他所展现出来的每一面都能让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沈岳钦毫不怀疑，那些或许存在的上为展现出来的面貌，也会同样的吸引自己，让自己对这个男人越发的迷恋，越发的不能放手。

“安昀，你这是在逼我。”沈岳钦喘着粗气，几乎是咬牙切齿的说，他就不明白，眼前这个男人到底为什么就那么执拗，自己的一团心火都几乎要被他勾出来。

眼见着床上的男人还是丝毫也没有妥协的意思，沈岳钦知道一这个男人的力量单是用绳索捆绑是不可能完全制住他的，单是若是用更强制的手段或是任由着他抵抗难免会弄伤他，这是沈岳钦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在再一次将男人掀翻在床上之后，沈岳钦从冰柜里取出了一支一次性针筒。

安昀在看到那支针筒的瞬间眼神一黯，沈岳钦几乎清晰地看到那双狭长的眼眸中一闪而过的冷芒。

“沈岳钦，你敢。”冷冷的开口，男人倒是停止了动作。

“我也是没办法，”沈岳钦面无表情的说，“肌肉松弛剂，药量是严格控制过的，不用担心有后遗症。”他眼中的男人可以称得上是安静的看着他，只是那双狭长的眼睛越来越冷。

沈岳钦仿佛根本看不见安昀眼中如飓风盘踞般的寒意，他单膝跪到床上，动作轻柔的拾起男人的手臂，但那握着手臂的大手却是坚固如铁石，竟容不得半分挣动。

安昀一动不动的看着沈岳钦将那一小管针剂注射到自己的静脉里，那动作小心翼翼的几乎让安昀产生自己是什么脆弱易碎的珍宝的错觉。针头扎入皮肤的刺痛很轻微，但一切就仿佛慢动作一样，安昀几乎能够感觉到药液从针孔中缓缓流入自己血管的细节，似乎将冰冷一点一点的通过血脉导入他的心脏。

直到针头从血管里拔出来，安昀都一动也没动，似乎男人突然就冷静了下来。

沈岳钦将空了的针管放到桌上的托盘里，他闭上眼睛长长的呼出一口气。他对自己的决定从来没有迟疑，一旦决定了一件事就会贯彻到底，很少有人能够动摇他的心志，人而这并不代表他能够平心静气的执行所有的决定，尤其是关于那个人的。

安昀的怒气已经丝毫不加掩饰的显现出来了，这多少让沈岳钦感到心悸，他倒并非害怕隐狐日后的报复，虽然那是绝对可以预见的，但他似乎对此并不在意，真正让他感到难受的是，男人眼中越发浓烈的失望和排斥。

呵，沈岳钦心中可笑，自己似乎才好不容易撬开了那个男人心上坚硬外壳的一角，现在却是……

沈岳钦转身看向床上的男人，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男人的身体已经明显不如之前紧绷，看来这款新型的药剂药力发挥作用非常快。

沈岳钦不由的握了握拳，即使没有对上安昀的眼睛，也已经明显感觉到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冷酷寒意，这才是雪里白狐啊，就算只是一动不动的躺着，也会让人本能的感觉到危险，即使明知道他此刻身体被缚切虚软无力，但仍会不由自主的不敢靠近。他自嘲的笑笑，看来自己这回是真的把这个人激怒了。

“我知最后再说一次，”床上的男人突然毫无征兆的冷冷开口，声调毫无起伏，甚至不带丝毫怒意，但却叫听到的人不由的背后发寒，“把我放开。”

沈岳钦不可思议的看着安昀，眼中也隐隐跳动着怒火，“现在放开你？好啊，不过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干什么呢？”他是在不明白这个男人为什么就执拗到这种地步。

安昀看了他一会，然后用可怕的平静开口说道：“我之前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这次的行动我事在必行，且不论这是我长久筹谋的计划，单是薛毅现在在他们手上，我就不得不去赴约。”他停了一会，似乎肌肉松弛剂让他连说话都感到有些无力，短暂的闭了闭眼之后，他再次开口道：“沈岳钦，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他们的把戏我会看不出来？这次很明显是他们设下的陷阱，我若是前去赴约也必定会有损伤，但是，”他突然弯起嘴角，那冷酷的笑容几乎释放着血腥的气息，“想要剥我一层皮，就得先做好连骨头都剩不下的准备。”

沈岳钦几乎感到遍体生寒，或许直到此时此刻，他才真正见识到了雪里白狐，那个一直只活在传说里的黑道传奇，手段血腥狠辣到叫人胆寒，原来，即使已经过去了十年，这个男人仍旧没有改变，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甚至，可以拿自己来作为筹码。

之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两个人都没有再出声，似乎都在思考，又似乎都在等待着对方完成思考。终于，沈岳钦先打破了僵局，他直直的看进安昀的眼睛，目光平静得可怕，但安昀却不知为何从中看到了异常汹涌的波涛。

“既然你的决定已经无以转圜，那我也就不再做那些个无用功了。”沈岳钦似乎突然之间放下了心中大石般显得轻松起来，他随意的将双手插在两侧的裤袋里，巍巍歪着头说道。

安昀却是微微眯了眼，眉头也不自觉的皱起，虽然眼前的男人显得很放松随意，话语中也似乎出现了松动，这一切看起来都似乎有转圜的余地，但他却突然生出现不安，不为别的，只因为自己那异于常人的敏锐直觉，这男人所表现出来的轻松太不正常了。

果然，接下来安昀便看到沈岳钦在自己的注视下将手伸到领口，一把扯下领带之后，开始慢条斯理的解自己的衣扣。安昀呼吸一窒，几乎瞬间在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他将视线移到沈岳钦脸上，便看到那好看的嘴角正慢慢上扬起一个暧昧的弧度，他微微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的看着正朝着自己走过来的男人，这样的举动和表情说明了什么，安昀心知肚明，可是即使他一早便觉得沈岳钦有古怪，却也怎样都没有想到，他竟然要做那种事，竟然，在这种时候！

激狂的怒火几乎是瞬间烧到了安昀的头顶，他被那怒火烧得甚至有些分不清自己此时此刻心里究竟是个什么滋味，愤怒、焦躁，还是失望、痛心？但不管他的内心此时是怎样沸腾纠结，表面上却仍是平静得可怕，他一瞬不瞬的看着正向自己走过来的男人，再一动不动的看着男人动作悠闲的脱光了上衣，最后毫无反应的看着男人压到自己身上。

“既然是最后的晚餐，没有理由不让自己吃顿好的不是么？”沈岳钦凑到安昀耳边，低沉的嗓音犹如迷惑人心的甘醇美酒，微微带着些情动时的沙哑，将带着体温的气息吹拂到安昀耳边颈侧。

即使能够控制自己的表情，但身体的反应却是无法控制的，被那温热的气息吹拂在敏感的耳际，安昀的颈侧皮肤上不可抑制的起了一层毛粒。沈岳钦似乎很满意安昀身体的反应，他轻柔的吻了吻近在嘴边的温热肌肤，一边将手从男人的衬衫下摆探了进去。

手掌下的肌肤温热细腻，紧实的胸腹随着呼吸微微的上下起伏，沈岳钦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几乎要忍不住激动的颤栗。就在他要进一步动作的时候，就听到耳边传来男人冰冷到近乎刺骨的声音：

“真是没有想到，沈少爷竟然还有这种兴致，”安昀的气息丝毫不乱，声音却像是浸在冰水中一般寒凉，“在这种时候，这种情况下。”

沈岳钦只是微微一顿，随后稍稍撑起身子，居高临下的看着被自己压在身下的男人，脸和脸之间的距离近到呼吸相闻，就见他表情恬然的轻轻一笑，道：“是安爷你低估了我的能力呢，还是低估了你自己的魅力？”说着便猝不及防的低头在男人嘴角烙下一个轻吻，接着似不满足一般加深了那个吻，没有深入，却在那两片柔软的唇瓣上反复碾转厮磨，然后一边享受着亲吻一边含糊的说道：“如果是安爷你的话，我可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兴致高昂啊……”

那张不老实的嘴从嘴唇一路亲吻着向下，带着缠绵的温柔，吻着男人的下巴、喉结，手上也没有闲着，三两下便解开了安昀的衬衫，袒露出略显白皙的结实漂亮的胸膛。

“沈少爷，你这是在找死。”当沈岳钦唇舌袭上安昀胸口的粉樱，男人终于冷冷的开口，但沈岳钦还是敏锐地从那把冷到掉冰渣的声音里听出了几不可察的沙哑和气息的紊乱。

嘴角不可抑制的上扬，沈岳钦语带暧昧的说道：“我虽然从小在意大利长大，却也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恶意的在那已经硬挺起来的凸起上舔吮了一下，然后微支起身子，看着身下的男人。

见到沈岳钦微笑着看着自己，安昀亦直直的看回去，他原是面无表情，这时候却以一种极其缓慢的犹如慢镜头似的速度，自唇角向上扬起一个弧度，那不带丝毫笑意的弧度竟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就见他嘴唇轻微张阖，犹如浸过冰淬过毒的声音随着那弧度的加深而慢慢传出来：“沈岳钦，你要是今天敢动了我，我安昀发誓，你一定会后悔！”说完这句话的同时，嘴角的弧度也已经达到最大，宛如诡异阴冷的笑脸面具，没有笑意的笑容里渗着血光。

沈岳钦也怔住了，心脏如同被一只冰冷的大手狠狠抓了一下，几乎叫他当场冷颤，但仅仅两三秒钟他便恢复了镇定，盛怒下的安昀没有注意到，男人那双深邃的眼睛里有一抹悲凉一闪即逝。

就见沈岳钦复又倾下身子，温柔的亲吻了一下安昀的额头，然后声音温柔得近乎带着哀伤的说道：“好啊，我等着你来叫我后悔……”最后几个字几乎被吞没在接下来的亲吻中，他像是带着不顾一切的决绝吻上安昀尤自带着冷笑的嘴唇，温柔又狂烈的辗转碾磨，伸出舌头去撬男人齿关，一边模糊的仿佛是自语般小声呢喃：“如果我还有那个机会的话……”

安昀紧紧的咬着牙齿，肌肉松弛剂让他连脸部的肌肉都难以控制，却仍是难掩怒气的紧咬着牙不让沈岳钦的舌头进入，男人却像是狠了心不成功便不罢休一般，始终缠着他不肯放弃。

不知道过了多久，不知道因何原因，安昀因愤怒而起伏得有些剧烈的胸膛逐渐平复下来，他平静的看着雪白的天花板，感觉着沈岳钦在自己唇齿间坚持不懈的辗转厮磨，竟觉得思维有那么一瞬的放空。他微微的垂下眼帘，然后放弃般的松开了紧咬的齿关……

感觉到沈岳钦明显的一顿，随即几乎是毫不停顿迟疑的将舌头探了进来，然后便是近乎粗暴的不容抗拒的攻城掠地，然而这样仍不能叫它满足，它痴缠的绞上那条蛰伏的软舌，拼了命般要与之一同起舞，得不到回应，便契而不舍的再次发动进攻。

似乎是叹了口气，又似乎没有，那条被苦苦追逐的舌终于有了回应，于是，抵死纠缠……

……

门被从里面打开的声音引起了客厅里众人的注意，这是关着安昀的那个房间外面的第二道门，沈岳钦推开门从里面走出来，神态自若的走到沙发上坐下。

“少爷，安爷他……”品红有些不安的问道。

安昀瘫软在床上，目光有些空茫的看着天花板，思维近乎放空的状态。浑身酸软疲惫得几乎不像是自己的身体，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最后竟然就发展成那般，简直荒唐……

愤怒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更多的是迷茫，甚至到这一刻，他还没能从那场几乎可以说是疯狂的欢爱中醒过神来，那个人表现出来的痴迷和绝望是那么明显，明显到他想要刻意忽略都不可得。满屋子弥散着的欢爱气息让他根本无法从之前的迷乱中挣脱，脑海里一直不断的回闪着那一幕幕叫他都要面红耳赤的激狂片段。

那个男人像是疯了一样，那样疯狂得近乎暴戾的索取和掠夺，让他因为肌肉松弛剂而虚软无力的身体都抑制不住的颤栗，他想不明白，那样一具没有半点回应的身体究竟是怎样能使那个男人疯狂到那样的地步，但事实上那场欢爱简直就是一场征伐，那个男人表现出来的一切，让他的心脏都为之震颤。

## 发泄

（安昀从二哥那里得知四妹喜欢并为之付出一切的人是自己）

“这个点了，你吃过晚餐了吗？”沈岳钦一边把刚刚脱下来的外套交给爱莲，一边换上拖鞋。

“唔，还没有，一起吧。”安昀抬眼看了他一眼，将手里还有一截的香烟按灭在茶几上的烟灰缸里，然后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边朝餐厅走一边对爱莲说：“莲姨，麻烦你准备晚餐吧。”

“是的，安先生。”爱莲答应了一声便去厨房了。

沈岳钦看了安昀一阵便也走到餐厅，虽然男人表现得很平常，但他就是能感觉到哪里不对劲，那种没有加以掩饰的冷漠其实非常明显，他几乎可以肯定，安昀知道自己是注意到这种不寻常的。

晚餐是之前就准备好了的，所以两人坐下没多久，爱莲就已经将几碟清淡可口的小菜和米饭摆上了桌。

“怎么了，心情不好？”吃了几口气氛沉闷的饭，沈岳钦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安昀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继而垂下眼睛，将筷子上的小菜送进嘴里。

沈岳钦是知道安昀的脾气的，心里默默叹了口气，开始有点想念温和的安老师了。

整餐饭沈少爷吃得十分郁闷，因为坐在他对面的人几乎没吃两口就放下了筷子，然后点了根烟，靠在椅背上，一边有一下没一下的抽着烟一边看着自己，但是当沈岳钦看向他的时候，又会发现男人的视线似乎并没有对焦在自己脸上，透过缭绕的烟雾，也不知道最终落在哪里，他似乎只是在漫无目的的想些事情，又或者什么都没想只是在发呆。

好不容易熬到吃完了饭，吩咐爱莲收拾碗筷，沈岳钦有些郁闷的跨进浴室，他要洗个澡然后休息了，这段时间实在是忙得几乎没什么时间好好睡一觉，他也确实需要好好补补眠。

温度被调的稍微有点高的热水淋在身上，将一身的疲乏冲掉了大半，沈岳钦浑身放松的闭着眼睛让水从头顶直淋遍全身，水气没多久就在浴室里弥漫开来。

正当沈岳钦冲洗着头发的时候，突然就听到门口的一阵响动，是有人拧开了浴室的门。

热水淋在脸上，沈岳钦干脆也没睁眼，敢在他洗澡的时候一声招呼不打直接就开门进来的人，除了一个男人根本不做他想。

感到紧张谈不上，因为两人也没少在浴室里进行激烈运动，但沈岳钦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疑惑的，一来今晚安昀的状态明显不对，根本不像是有兴趣跟自己在浴室里交流感情的样子，二来喜欢在对方洗澡的时候搞突然袭击的人通常都是自己，安昀在这方面向来很直接因此缺少情趣。本来想今晚这种对方主动的情形，沈岳钦应该是要欢喜兴奋好一阵的，但是综合了几方面原因之后，他只觉得情况有些诡异。

果然，还没等沈岳钦把头从水下移出来，一股大力已经将他的身体扳了过来，紧接着完全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只修长有力的手已经扣住了他的后颈，猛地将他拉近对方的身体，几乎是下一秒，一张柔软温热的嘴遍覆上了沈岳钦的嘴唇。

这一连串的动作并不温柔，甚至带着赤裸裸的攻击性，如果不是对方身上的气息太过熟悉，沈岳钦几乎就要本能予以还击。

几秒钟的失神之后，沈岳钦已经迅速的理清了神智，今晚的安昀确实很不正常，这样粗暴的具有侵略性的男人并不多见，尤其这种粗暴和侵略性还被用在了这种亲密的行为上。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沈少爷这时候也不免有些不知所措，只能习惯性的张开双臂紧紧的抱住了对方。

贴得近了才发现，安昀完全是衣衫齐整的进来的，甚至连棉质的拖鞋都没有换下来，这时候被水一淋，全身的衣服和鞋子就都湿了个透。浸了水的衣料紧紧的贴在身上，将紧实的肌理和优美的身线展露无遗，沈岳钦几乎立刻就感受到自己身下迅速汇集的热流。

但是这种兴奋没能持续多久沈少爷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他觉得有些喘不上气了。

就如同之前一系列动作一样，安昀的吻也来得犹如狂风暴雨般粗暴狂烈，动作凶狠的攻城略地，甚至没有给沈岳钦一点回应都余地。他不需要回应，只想一味的侵占和索取。唇齿间的激烈碰撞很快让双方都尝到了血腥的味道，而这血腥味似乎更加刺激了掠夺者的神经，他几乎是一刻不停的掀起了又一轮征伐。

热水让沈岳钦根本睁不开眼睛，鼻子也被水阻隔而无法呼气，嘴更是被堵得严严实实，他觉得自己真的要窒息了。沈岳钦知道安昀其实也不好受，同样置身水下，口鼻都无法用来呼吸，对方可想而知也处于窒息的边缘，但男人似乎根本不管不顾，哪怕是自己也因为缺氧而肺中烧灼，他依旧凶狠的没有半点放松的迹象。

沈岳钦不知道安昀到底是怎么了，其实他如果想推开对方的话也并非办不到，即使男人再强悍，沈少爷的武力值也不容小觑，但是他最终选择了顺从，左右对方迟早得喘气，自己顶多受点罪没什么大不了。

在因为缺氧而太阳穴都开始突突的发疼的时候，安昀终于松开了彼此。两人同时大口的喘气，就像两条搁浅的鱼，但谁也没有松开抱着对方的手，两具湿透的身体仍紧紧的贴着彼此。

缓了大概半分钟，安昀再次吻上了沈岳钦的嘴唇，这一次虽然动作依旧热烈，却已经不似方才那般粗暴。沈岳钦几乎是同时回以了同样热烈的响应，两人之间的热度几乎令淋在身上的热水都沸腾。

两人激烈的拥吻着，仿佛要掠夺彼此所有的空气。沈岳钦粗暴的一手抽出安昀系在裤子里的上衣，连扣子也来不及解开便两手用力直接撕开了那件意大利纯手工衬衫。安昀配合着对方的动作将衬衫脱下来扔在地上，然后直接去解自己的皮带，沈岳钦等不及似的档开安昀的手，接着一把抽掉了对方的皮带甩在一边，迫不及待的脱掉了对方的长裤和底裤，然后一把握住了男人火热的分身。

水雾中沈岳钦看不清男人的表情，但男人身体不受控制的轻颤和自己手中活物的跳动，无一不表明了男人此时的兴奋。其实沈岳钦自己也已经十分亢奋，他握住两人的性器让它们彼此摩擦，满意地听到了安昀不可抑制的粗喘。这实在太具有催情效果，沈少爷立刻感觉到自己的物件几乎瞬间便又粗涨了一圈，他几乎等不及想要狠狠进犯身前这个让自己疯狂的男人。

然而还没等沈岳钦做出下一步动作，安昀已经迅速的出手，一把将他背转过去，面向着墙壁狠狠的按在了光滑的瓷砖上。

沈岳钦下意识想要挣动，但是立刻就被粗暴的制止了，身后的男人用有力的手臂死死的按住了他的后肩，力气大得让他几乎有些呼吸不畅。

赤裸的胸膛被紧紧地压贴着相对有些冰凉的瓷砖，后背隔着一只手臂是男人紧贴的滚烫的胸膛，这种一冷一热的感受太过奇特，谈不上舒服，但却分明刺激得沈岳钦的欲望更加膨胀。

连番的缺氧外加热水的蒸腾，沈岳钦只觉得自己的意识都有些模糊了，只是这种模糊在下一秒便被毫无征兆的剧痛激得荡然无存。

沈岳钦当然知道这种激痛是什么，他下意识的骂了一句“我操”，心里恶狠狠的想着，这家伙竟然完全不做润滑拓张就这么直接进来了！

其实安昀也不好受，由于完全没有事前的准备工作，窄小的甬道紧仄干涩，加上男人因为疼痛而浑身紧绷，他仅仅将头部挤进去就再也推进不了分毫。被挤压的疼痛让安昀更加暴躁，他狠狠的拍了一下沈岳钦的屁股，粗鲁的骂道：“放松，你他妈夹那么紧做什么！”

“你他妈的……”本就被安昀弄得很不爽的沈少爷此时更是心头火起，但火气还是被他自己强行压了下去，他狠狠的咬着牙，竭尽全力的放松着身体，一边身后粗暴的男人好更容易的进入自己。

就这热水的润滑，安昀终于将自己的粗壮完全挤进了沈岳钦的身体，此时的两人都已经是满头热汗，不知道是累的还是疼的。

几乎没有半秒钟的停顿，在完全插入之后，安昀便开始了凶猛的律动。突然加剧的裂痛让沈岳钦忍不住猛地捶了一下壁砖，拳头紧握得指节都泛白。能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从两人结合的地方细细地流了下来，沈岳钦在心里骂了一声“操”，暗想竟然弄出血了。

如果不是知道对方是安昀，沈岳钦根本没法将正在进行的事情看作一场欢爱，那简直就是一场杀伐。凶猛的冲刺完全不顾及承受方的感受，那样近乎疯狂的动作甚至使得进攻者本身也没有多少享受，男人就像一头失了控的野兽，只知道一味凶狠的侵略，甚至所有的动作都偏离在意识之外。

沈岳钦，死死的握紧了拳头，紧到不长的指甲都抠进肉里，近乎凌虐式的性爱让他的意识都有些模糊了，但他仍用仅剩的理智强迫自己放松身体，不光是为了配合那个疯了似的男人，也是在避免自己受到更严重的创伤。

下身几乎已经没有知觉了，沈少爷意识模糊的想着这场折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不知道为什么，今晚的安昀似乎耐力前所未有的持久，似乎无论怎样放肆的动作都没有办法最终渲泄，甚至连安昀自己也为此感到暴躁，他烦躁的变换着两人的姿势，粗暴的将沈岳钦的身体翻转过来面向自己，托起对方的一条长腿，从前面再次开始了未完的征伐。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沈岳钦几乎已经站不住了，整个下半身都没有知觉了，就在他觉得自己都快要昏过去的时候，终于感觉到安昀伏在自己身上身体猛地一颤，紧接着一股热流几乎烫到了自己的内壁。

男人力竭的瘫软在自己身上，沈岳钦艰难的抬起双手穿过对方的腋下抱紧了男人，感觉到安昀呼在自己肩颈处温热的气息，他长长的吐出一口气，终于结束了……

……

热水的温度被调低了一些，淋在伤处也不会太过刺激，沈岳钦双手撑在前面的瓷砖上，以免自己腿软得摔到地上。安昀沉默的站在沈岳钦身后，仔细的就着水为他清理，乳白的稠液夹带着几缕殷红顺着修长的指尖流出来，那伤处太过明显。

感觉到身后男人放在自己私处的手指停了下来，沈岳钦稍偏转过头看向安昀，就见男人紧皱着眉头，一双深潭似的眼睛晦暗不明。

沈岳钦暗自叹了口气，张开嘴刚想说话就听到男人冷淡的声音，带着情事过后的微哑，安昀的声音性感得让人心动，只是语气却冷淡且烦躁：“你是傻逼吗！伤成这样，你他妈难道不知道反抗吗！”

沈少爷几乎被气笑了，心想这他妈到底都是谁害的呀，罪魁祸首反倒理直气壮的教训起他这个受害者了，但是转念一想还是不跟着人计较了，于是勉强挤出一个微笑道：“安爷，我就是再迟钝，到了那一步也该知道你那是在找人发泄了，要是不让你用哪种方式宣泄出来，那就只有跟你打一架了，要真那样的话，难说会不会伤得比现在更重，现在虽然凄惨了点，但好歹让安爷你觉得过意不去，能让安爷服侍的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

安昀半晌没说话，最后转身拿了条浴巾随意往腰上一裹边朝门外走去，临出门才说了句：“已经清理干净了，自己冲好了就出来吧。”

沈岳钦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就见到安昀仅裹着刚才那条浴巾，赤裸着上身站在阳台上抽烟。他叹了口气，转身拿了件浴衣和毛巾走去阳台。

位于半山的别墅，从阳台往下可以看到几乎整个城市的夜景，安昀斜靠在栏杆上，两根修长的手指随意的夹着烟，目光漫无目的的投射在那片灯火阑珊中。思绪正无所着落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靠近了自己，然后一件棉柔的浴衣被披在了自己身上，还没来得及回头，紧接着头上便被搭上了一条毛巾，然后一双修长有力的手跟着覆了上来，力度温柔的就着毛巾帮他擦干头发。

“身上还有水也不知道擦干，头发也还在滴水，现在是夏初，晚上还是有些凉的，你就这么站在阳台上吹风，太容易感冒。”低沉好听的声音带着些微的干哑，语气很是温和。

安昀没有做声，就那么站着任身后的男人在自己身上和头上摆弄。

见安昀没有说话的意思，沈少爷便自顾自的继续说道：“其实感不感冒倒还是其次，你就这么光着上身大剌剌的站在阳台上，那山下的人随便一抬头可就是一副绝世的美景啊，这我可不干。”说着语气便有点酸溜溜的，“你不穿衣服的样子，只有我能看。”

暧昧的语气伴着温热的气息吹在颈侧的皮肤上，安昀不由得起了一层毛粒，心想大晚上的，半山也非灯火通明，山下的人哪里就能看得到自己，更何况那样远的距离，就算是大白天，能看到阳台上站着个人就已经能够不错了。

就着沈岳钦的手将浴衣穿好，安昀掐灭了手里只燃了一半的烟，转身一手抓住沈岳钦的胳膊，将人拉进了房间。

进到屋里，安昀转身便关上了落地窗，然后拉上了窗帘，走到沈岳钦跟前，也不打招呼就一把扯开了对方浴衣的带子，然后把人剥了个精光。

突然暴露在有些微凉的空气中，沈少爷不由得轻颤了一下，随即玩味的看着安昀蜷起一条长腿跨坐在床沿上，因为角度的关系，从他这个方向看过去，正好能看到男人两腿间的一片风光。

安昀注意到沈岳钦的视线，也不甚在意，甚至直接一把扯掉了有些碍事的浴巾，只披着敞开的浴衣，依旧姿势粗旷的坐在床沿。

“过来趴下。”安昀拍了拍身边的位置，语气还是维持着从今晚开始到现在都没变过的冷淡。

沈岳钦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个玩味的弧度，倒也没说什么，直接干脆的趴到安昀身边，将光裸性感的完美后背毫无防备的呈现在刚刚才蹂躏了自己一番的男人眼前。

趴着的沈少爷看不到身后男人的动作，就听到抽屉被打开又合上的声音，然后是拆包装的声音，片刻之后，便感觉到带着点凉意的修长手指触上了自己仍然红肿的地方。

“还是不反抗？”头顶上响起男人微凉却带着些揶揄的声音。

“之前都没反抗，这会再做什么岂不矫情，”沈少爷声音闷闷的说，似乎有些委屈，却显得极为温顺，只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嘴角扬起压不住的笑意，“安爷今晚想做什么就一并做了吧，我就当舍命陪君子了。”

“是吗，”安昀冷笑，“那就把腿张大点。”说着毫不客气地拍了一下沈岳钦结实挺翘的屁股。

沈少爷疼得抖了一下，但马上老实地照做了，一副任人鱼肉的可怜样子。

等了半天也不见动静，就在沈少爷想扭头看一眼身后的时候，就感觉微凉的手指带着某种清凉的膏状物涂抹在了自己红肿的私处，沁凉的感觉似乎缓解了原本火辣辣的疼痛，沈岳钦嘴角的弧度又深了一分。

其实他早知道安昀不会再对他做什么，安昀虽然混蛋对他尤其下得去狠手，但终究还是懂得心疼人的，之前在帮自己清洗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愧疚也丝毫做不得假，今天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才会让这个向来自制力惊人的男人都没法压抑住自己的情绪。虽然遭了罪，但沈岳钦心里其实是高兴的，毕竟像安昀那样的男人，也只有在他全身心的信任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将自己真实的情绪那样毫无保留的宣泄，只不过……沈少爷不禁苦笑，这代价也太大了些……

……

沈岳钦还是趴着，只不过腰上盖了一条薄被。安昀背靠着床头，一条长腿曲起踩在床上，似乎全然没有睡意。他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来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才抽了一口就被旁边挺尸一样的男人一手劫了过去。

沈少爷美滋滋的吸了一口，吐出个烟圈，说道：“安爷你忍心让我这个伤患吸二手烟么？”

安昀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是头枕着床头，看着吊灯发呆。

许久之后，沈岳钦才听到男人淡淡的声音：“你这段时间的事情处理完了？”

“嗯，”沈岳钦又吸了口烟，“今天事情一结束我就赶回来了，这段时间都没能好好跟你呆几天，可想坏我了，所以直接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赶回来。”

见安昀没有接话的意思，沈岳钦接着说道：“本来还想着跟你好好亲热亲热，把这段时间的相思都给补回来，谁知道这亲是亲热了，就是太激烈了些，差点没要了在下一条老命，简直是上赶着找罪受啊。”

又沉默了一会，安昀才开口道：“你没什么要问我的吗？”

“谁说没有的，”沈岳钦翻了个身面向安昀，“可是我之前问过你啦，你不愿说那谁能有本事让你说，我也只能等着你什么时候想告诉我了主动说啊。”

“明天，陪我去个地方吧。”

# 番外

“舒不舒服……”沈岳钦贴在安昀耳边，带着情欲沙哑的声音低沉而性感，有意无意轻吐出的热气如同羽毛般搔在他耳窝边的肌肤上，酥酥痒痒的，带着蛊惑人心的暧昧。

“嗯，还不错……”安昀懒洋洋地哼道，此时的他就像一只被伺候得极妥帖而昏昏欲睡的狐狸，浑身上下无处不散发着慵懒而魅惑的气息，低沉沙哑的嗓音听来说不出的慵懒蛊惑，比最甘醇的陈酿还要醉人。

沈岳钦握着安昀劲瘦的腰，由于体位的关系，他时轻时重地慢慢顶弄着。安昀坐在他胯上，细细地哼喘着，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精致的嘴角挑起一抹漫不经心又有点不怀好意的挑逗弧度，凑到他耳边轻声道：“要是你躺下让我上的话，我会更舒服……”

沈岳钦没答话，性感的唇角勾起好看的弧度，猝不及防地向上狠狠一顶。安昀没有防备地闷哼一声，顿时整个身子都软了，他软绵绵地靠在沈岳钦身上，双手环住他的肩膀，将脑袋软软地枕在他肩颈处，连声音都显得绵软无力：“我的腰有点软，受不上力，让我靠靠。”

沈岳钦低低地闷笑了两声，扬起宠溺的浅笑，偏过头，温柔细密地轻吻在脸侧曲线优美的脖颈上：“怎么，年纪大了，这就受不了了？”

“是啊是啊，”安昀有气无力地哼哼，“知道叔叔我年纪大了，还这么折腾人，你懂不懂尊老？”

“我就是因为尊老，所以才舍不得让安爷你受累啊，让我好好伺候安爷就好了。”他一双大手在安昀光裸细腻的背脊上慢慢游走，带着薄茧的掌心摩挲而过，引得掌下的身体一阵轻颤，他似乎对这反应很是满意，又吻上那汗湿的肩颈，含糊的声音里满是情欲：“安爷，你这副身子，哪里像是快四十的人哪，简直是世间极品……”